



清國使臣筆談

明治戊寅十年

養浩堂藏書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文書 27
C 5



清國使臣筆談抄錄

明治十年戊寅二月清國欽差大臣何如璋
參贊官黃遵憲初駐劄吉邦與余交不
用譯人筆談茲摘錄其屬學問之事者
以供參考

何如璋問

貴國新設學校以漢學為教者仍有幾處往
進之途以漢學入選者是何名目請示知
誠一郎答

敝國維新之後文物制度並未較定至學政尤

屬創業邦人本盡修漢學取士之道亦專以漢
學任選方今學歐洲之法不過取長以足國用耳
修身道德豈復有盛於孔聖者哉

何曰貴國聖廟基址極宏宮殿結構亦如中式
又廟傍房屋極多未識可以租寓否

誠曰聖廟基址政府假為書籍縱覽所不許租
寓頃有興聖廟之論

誠問貴邦與^葡葡相持真兄弟之國也近年泰
氣運方極旺盛火船火車與電線並通消息纔有
罅隙便開兵端以逞吞噬今也東洋幸無虞豈可

安逸怠惰以喜一日之無事哉西大國且以此時益
厚交誼以圖他日也高明以為如何

何答尊論極刻以亞細亞洲論惟我國與貴國形
勢最近交亦宜信親近貴政府改從西法以求富
強亦是救時之策惟改服制與曆朔二者似為過
計頃我國於兵船各制亦事講求惟政治之大
者如禮樂文章之類則自有聖教可遵千古
不廢者質之高明以為然否

誠曰維新創業之初如改服一事專屬僕擔
當其得喪論議可付之他日

何問 史館中公事忙否每月到館幾次

誠答 史裁未得暇每月賜休僅五六日去年西陲之亂漸屬治平后則編纂其始末總了一事忽生一事史館之職終身應心不能絕筆

何問 史館編緝用貴國文抑全用漢文自戊辰以來事務紛紜近有編成發刻否

誠答 編集文法原用漢文但知人未能盡讀漢字故今所編旁用邦文戊辰以來沿革相繼紛紜不絕國之多事古來未有甚於此時者諸政漸就緒史亦漸成刊將在迨

何問 貴國史例如何有分別紀傳各類否國統一姓相承自并歸至今亦是佳話

誠答 史例分別紀傳各類如論徽國帝統一系相承自

神武紀元至今殆二千六百年往古未有定文字中世始遣使于隋唐以學漢文而來六國史日本史等倣貴國編集體裁以記載時事然文辭卑陋未足以供大方之觀也

何問 頃新定取士之法如何學者進身何階可得聞乎

誠谷 維新之後進身得官者大抵取其破舊
弊興新法者而用之而故國以武建國素之文
學之才慚歎

誠曰 始接黃君公度再後願賜大教我邦孤立
海中不知世上興衰殆數千年亦是海東一桃源也
何料有漢人來津之事爾來不復能獨樂桃花源
是為可悵蓋地球之大勢不得不然也

黃遵憲曰貴國獨據名土一姓相承二千餘年
蓋萬國所絕無今日之外交亦時勢不得不然僕
輩因此而觀其山川之勝士大夫之賢政教之良不

可謂非大事也

誠曰敵國與貴國結盟以今為始而學漢文蓋隋
唐以來連綿不絕則雖孤立于海中其制度文物亦
得僅備者乃是漢文之德居多可謂文字增國
光片日始得拜晤于君而後相共討論是非以謀
兩國幸福僕之願也

黃曰敵國三國志既稱貴邦文物之盛風俗之
美隋唐以來往來較密深惜當時未及結盟耳
所云制度文章以增國光夫則何敢然至令雖參
用西制其規模頗有存者僕輩此來考證古制

亦一快事。時東心教為幸。

誠曰何出言之謙。

黃曰竊謂今日之西學其富強之術治國者誠不可不參取而採用之。然若論根本聖賢之言千秋萬歲應無廢時也。即如貴邦近日尊王之舉論者謂發於賴子成之推重楠公故其子三樹三首建此議是言不為無因。

誠曰貴論極明確我邦自古敬神尊君乃是國教中世自孔聖之道傳來我邦忠孝大義因益彰今日之西學唯取其長以謀富強而已。

黃曰聖賢之理人同此心所謂地之相距千有餘里若合符節者貴國人亦然不過得孔孟所論盡明其理耳僕嶺南人文物始盛亦在唐宋後較之貴國雖為同土被聖人之教蓋未之能先嘗竊論之歐羅巴富強之法近既及亞細亞孔孟說將來亦必編及歐羅巴未審君謂然否。

誠曰近聞歐羅巴人亦頗學孔孟之道未可知果然。

黃曰朱利堅最多習之近聞頗盛耶。蘇教編及天下而行之中東兩土輒廢沮者亦緣聖學為第一故也。歐洲著書頗議歐國而孔孟不敢置一辭亦可。

見人同此心同此理也

何子我曰。賴山陽在貴國其才力文章當為第一。使斯人生於今日官於朝其作用必有可觀。

誠曰。凡漢學之要。始於修身。終於治國。而所主常在道德。故國學者之弊。或好談論時勢。或徒嘲弄風月。至學問之大要。漠然不顧。而不與政事關涉。宜哉。為憂世者所排斥也。獨恨其尤之者。不罪其學之者。非道而一概罪其漢學也。至其甚者。曰漢學不為世用。竟致今日之衰頹。是不識本之論也。故余雖不敢亦常以振起漢學為念矣。

何曰尊論誠然。第都見不必別立漢學名目。如四子書中義理。是有生人。即宜知此義理者。故請於學校中。課之使愚民。稍知義理。中有所主。斯不為雜教所惑。即漢土文章詩賦之流。好者學之。不好者不必學。無關得失也。緣有生人。無論欲為何等事。輒均須識字。欲識字。必須讀書。讀時授以四書。稍為解忠孝仁義之旨。隨後視其材質。所近學。為技學。為工學。為各執。因而造就。則有本有末。國家之人才。用之不盡矣。是讀四書固有益於新政。而無流弊也。若別立漢學名目。則恐阻。

者多轉有所不行矣。卓見以為何如。

誠曰：尊論頗闕涉于世道人心，潛思熟考以叩其極底。

何曰：今英米人歎孔學無害，而將翻譯四書以大道其道。

誠曰：漢學終無熄，所謂極天地古今而不變者也。

何曰：大久保右大臣為國謀忠矣，洵是入臣之模範，而忽罹慘禍，實可悲傷。舊士族不便新法以行此大事，痛恨極，頃政府改通政法否。

誠曰：大久保公之變實國家之不祥，不堪慨歎。但朝廷固執公之前議而不變，洵是社稷蒼生之福也。

何曰：西鄉隆盛為人如何？余以為志大才疎，遂亡其身。向者及征韓議敗，忍棄朝而去，論者猶為憂國之人乎。

誠曰：維新之際，西鄉白與大久保公文最深，共謀為尊王之舉，而並立于朝。自征韓議起，各異其所見，大久保其人忠誠剛毅，終始唯一，而西鄉中變人，惜其無始終，然此亦一世之豪雄也。

何曰。予竊謂維新之始。若無若倉大久保二公。而使西鄉獨握重權。則其果不為大將軍也。不可知矣。君以為如何。

誠曰。西鄉之尊。王室定。帝業則想不必讓大久保。但其行為非常。人所測知耳。

何曰。此即變化也。惜哉。大久保不急行新法。則不必有此禍。片欲改數百年之積習。雖有大力量之人。是豈可一時行乎。大久保一折。誰執政府之主權。諺云。面虎鬪必傷其一片。而虎斃矣。誠可傷也。

庚子一月二十七日 丁未

黃公度曰。右板垣退助者。亦維新功臣。聞已退居。其為人何如。君知其人否。

誠曰。維新之初。僕與板垣交最親切。且共謀國事。其為人忠實。頗有憂世之概。尤多軍功。今與政府異議。

黃曰。其與政府異議者如何。

誠曰。板垣以為維新之初。

天子下詔。曰。萬機決於公論。然則今之時。宜使國民參與政務。政府所見。則否。全國士民。智識未開。未可以參政務。朝廷先立國憲。而當施政。板垣與政。

府異議者在此。

黃曰：然其為人忠實，則大可兼收而并用也。雖偶與政府不合，亦必有可補偏救弊者。朝廷用人，不必專以一格也。是人近在何處，又何所作為。

誠曰：現在土佐國高知縣新結一社，名曰立志社，聞此社為擴張民權之論。

黃曰：士大夫退居，最以理亂不知，黜陟不聞為宜。自立一社，徒多事。明季士大夫喜立社，其弊至於亂國可鑒也。

誠曰：僕所見亦有略同者，是所以憂於板垣也。

黃曰：若如此，則憂板垣者，豈第先生一人。

誠曰：然。雖然，板垣之向者為參議，在政府解武士常

職，以廣將士庶民之事業，解諸藩之兵備，以歸其權

于朝廷，廢武士各自之佩刀，以定海陸軍之兵制。

當時廢藩置縣，板垣之力居多矣。

黃曰：其所為皆是若后所云，則近思人自由之說

大邦二千餘年，一姓相承為君主之國，是豈可

行。

誠曰：君主親裁，即我邦

天子固有之。主權尊崇，帝室乃國民固有之。

良習此是萬世不易之國體也前所述者乃政體之變通決不害於

皇統一姓我邦中古以來

王政漸衰政權歸于武門凡七百餘年其間篡奪無止

天子徒擁虛器而已全國士民氣風漸卑歎屈方今宇內一變又救邦亦維新之秋也今既與萬國對立固宜謀富強然而有護國之職者僅有諸藩武士而已其數亦不甚多自餘平民豈有知憂國家者哉是故更革兵制以廢武士之職徵募兵賦

以重國民之任如此而後始可以獨立東洋傳帝系於萬世也樊論異于墨人自由之說諸君勿疑

黃曰是事萬不可求急効當先多設學校以教後定取士之法以用之則平民之智識漸開而權亦漸伸矣

誠曰現今論議紛紛到底學校造士如黃說

黃曰若以素日不學無術之人遽煽動自由之說加大國武風俠氣漸深日之其不為亂者幾希故僕私謂教士取士為今日莫急之務如鐵道等其

次焉者也

何子我曰貴國維新之治已逾十年上下之際議論不一情意不通矣且至定取士任官之法不妨多分科目以收羅通國之英俊則彼為平民者知進身有階氣憤自平此制與倡民權自由之說者有其利而無其弊次第行之國本始固否則上下不一心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卓見以為然乎

誠曰取士任官之法願聞其詳

何曰欲取士由教士始教士由學校始學校教士須立章程其道理則不外孔孟忠君親上仁義之道

德之說鄙說小子初入學須令其讀四書熟誦師為之粗解其義我稍長則視其材質所近如文章詞賦天文算法凡西洋機器百般之類分科造就其業有成者繁而考校之擇其尤者授之以職事由小而大其奮勉者什之不稱者黜之考而不及格者使之再學定期再試不赴考者亦聽之考頃有時每縣約取人數亦須有定額其中節目繁多有因因地制宜者非一言可盡也

黃曰教士之法須使知忠義大節則尊君愛上風俗歸厚若教之以趨利求利之法而不知大義

則作亂者日多矣。

何曰。再刻下人情有紛擾不定者。鄙意宜特令各縣官撰其才異者。先授以官。亦收拾人心之一法。否則各有所私。徒滋人言。非弭亂之道也。經久之計。則須定造士取士任官之法。始行之無弊也。高見以為然乎。

又曰。頃聞歐美有所謂貧富貴賤一致之教。入其會者。不論何國人皆同志同心。此將來該名大亂之道也。不出三二十年矣。

誠曰。進士及第之法可得聞乎。

黃曰。一縣所舉曰秀才。一省所舉曰舉人。合十八省而考取曰進士。進士在殿內。皇帝親試之。其所取第一人曰狀元及第。第二人曰榜眼。第三人曰探花。皆賜同及第。

E-17